

著就有二十幾種。可見它的受重視，遠比〈大學〉為早，也略比〈大學〉為盛。

從「吹牛」談到「腴」字

問：鄉土文學作品中，偶見「畫虎腴」，但語一詞，老虎有腴嗎？國音怎麼讀？（台中讀者：翁資順）

嘉義女高圖書館主任高明誠答：臺語的同義異詞的俗語中，當以「吹牛」為最多。統計一下，有膨風、膨風龜、膨風水蛙、臭彈、亂蓋、噴雞歸（雞歸即雞之嗦囊。嗦囊狀似橡皮泡泡，故臺語稱橡皮泡泡為雞歸。噴雞歸即吹橡皮泡泡，以喻吹牛）、說大話、黑白講、畫山水、畫虎腴……等。

其中「畫虎腴」一詞，《說文》：「腴，赤子陰也」臺音爛，公虎生殖器，國語無字。腴字不讀作爛。《形音義綜合大字典》記載：①租限切，音ㄖㄨㄣˋ，赤子陰曰腴。如《老子》：「未知牝牡之合而腴作，精之至也」，按王弼本作「全」。《釋文》：「全，河上本作峻，一作腴」。獸畜之陰亦曰腴，如《鹽鐵論》：「楊豚非卵、狗腴馬腴，煎魚切肝，羊淹雞寒」，②足宜切，音ㄣㄣˊ，縮，萎縮，如《漢書·董仲舒傳》：「民日削月腴」。

「畫虎腴」的腴字，臺語不應讀作「爛」，該讀如「錐」，也就是「雞母腴」的腴（即雞屁股和生殖管）。因為禽類的消化管、輸尿管相合於泄殖腔，然後由泄殖孔（尾腴）排泄出去。那麼「畫虎爛」的爛字，該有異於禽類的生殖器（腴）吧！也許有人要問方言中有音無字如「爛」字該怎麼寫呢？臺語字典有此一字：「𦍋，从屎从舛。音ㄌㄢˊ，男子陽物。」

卵生禽類的生殖器官叫「腴ㄖㄨㄣˋ」，胎生雄性動物的生殖器才叫做「𦍋」（方音ㄌㄢˊ，下去聲；國語無音）。公虎生殖器是否可

說是「虎腴」，如其正名，以俟高明。

「哇濫平」姓^T或姓^ㄣ？

問：臺視記者「哇濫平」的「哇」字，查字典都讀作ㄌㄨㄞˋ，但哇本人及臺視記者都讀作ㄊㄩㄣˊ，究竟何者為是？（臺南讀者：盧寄蓉）

中研院史語所助理研究員洪惟仁答：臺視記者「哇濫平」的「哇」姓，依《廣韻》應讀「息為切」ㄌㄨㄞˋ；《集韻》「宣為切」亦讀ㄌㄨㄞˋ，注：「姓也，出趙郡，前漢哇弘；北魏哇夸。」《集韻》又收「涓惠切」音桂ㄍㄨㄞˋ，亦姓也。

姓氏的讀法，一字可以有許多異讀，代表著不同的宗族姓源，不能隨便以統一音讀加以統一。這種現象在日本尤其明顯，日人姓名同一字讀音不同是平常的現象，這是日本姓氏難讀的地方。所以日本人的習慣是尊重其本人的讀法。

台視記者既讀為ㄊㄩㄣˊ，可能已請教哇濫平本人，所以讀作ㄊㄩㄣˊ。我想應尊重其讀法，不要強以字典讀法糾正。但依音理看，ㄊㄩㄣˊ可能是ㄊㄩㄣˊ之訛（見下②）

姓氏有以上三讀，至於意義上有①深目也（見《說文》）《唐韻》讀作「許規切」ㄉㄨㄣˊ；②目深惡視，《廣韻》「戶圭切」音ㄉㄨㄣˊ；《正韻》「弦雞切」音ㄊㄩㄣˊ；③目小怒貌，《集韻》「於避切」音一。

以上三義都是一義之轉，音韻上都是上古音^{hneɡ}或^{hneɡ}之轉。中古韻書收了不少異讀，代表各地方言不同的發展。今北方口語如何讀法不得而知，總之現代台北國語口語上已無此音，我們只能根據韻書說，有上面的讀法。但在閩南語「哇」字確實存於口語，如：「近近相哇目，遠遠剗（殺）雞角（小公雞）」，意即鄰近的親

友見面怒目而視，遠來的親友殺雞款待。「眚目」即第三義「目小怒貌」，可是閩南語「眚目」讀作^{he} bak³，「眚」是上聲，和上面的音切都不合。如翻成切語應是「許啓切」，國音當讀^x，收入韻書的話，豈不又多了一個音讀嗎？漢字的讀法十分複雜，是時代發展的結果，吾人不能自我作古，加以統一音讀。

「瓢囊」是否屬「借代」？

問：錢公輔所作〈義田記〉中，有一句是：「族之人瓢囊爲溝中瘠者，豈少哉？」句中「瓢囊」在修辭學上是否屬「借代」？（苗栗讀者：詹明智）

師大國文系教授黃慶萱答：「瓢囊」爲「行乞」的主要工具。施捨者將米放在乞丐所持之瓢內，乞丐再將瓢中之米傾入所負之囊中。此借行乞之工具「瓢囊」以代「行乞」之事實，所以是「借代」。而「瓢囊」之詞性又由名詞轉變成廣義的動詞，所以除「借代」外，還帶有「轉品」的意味。

「老芋仔」是什麼意思？

問：報章雜誌常看到「老芋仔」一詞，是什麼意思，來源如何？（台北讀者：包芋心）

師大國文系副教授姚榮松答：讀者包芋心的問題，因爲沒有上下文，祇能從這個「詞」的特性來猜測，這個詞帶有閩南語特有的詞尾「仔」，讀音是^o 33（陰去調），相當於國音^y，顯然是閩南方言詞。例如：豆仔（^{tau} 22-^o 33）即豆子，瓜仔（^{Kue} 33-^o 33）指一般的瓜類（至於國語「瓜子兒」，閩南語也叫「瓜子」，但讀做^{Kue} 22-^o 33），茨仔（^{pat} 4-^o 33連讀音變爲^{pal} 4-^o 33，即現在通稱的「芭樂」），這些都是帶仔（^o）尾的名詞，所以「芋仔」的閩南語讀做^o 22-^o 33就是

「芋頭」，例如「芋仔冰」即是芋頭冰。但是在臺灣閩南話裡，「芋仔」還有另一種用法，即用來指稱「外省人」，和本省人自稱爲「蕃薯」相對。「老芋仔」就是指年紀較大的外省人。

這個特定詞的產生，相信是在民國三十八年政府撤退來臺以後，幾十萬各省軍民同胞一下子湧進寶島，許多本地人爲了區別操南腔北調的這批唐山客，就借用臺灣俚諺中「不識一個芋仔蕃薯」（意即什麼都不知道，連芋頭和蕃薯也分辨不清。）這句話中的譬喻手法，用「芋仔」指稱「外省儂」，而以「蕃薯」代表「本省儂」。這個稱謂的遍及全省，反映政府遷臺初期省籍意識的鴻溝。至於爲何本省人自稱「蕃薯」，大概是因臺灣本島的外形狀似蕃薯吧！再者，「老芋仔」一詞本來也無輕蔑之意，但久而久之，也就變了質，專指軍中老兵或退役役後在民間或機關職務較低的老外省人。當然這個詞只能在背後稱呼。目前，它已經很少使用了，甚至年輕人都不知道這個用法，這是省籍意識淡化的證明。但在少數省籍作家的作品中，仍被刻意的凸顯，例如一九八六年「台灣小說選」載林雙不〈小喇叭手〉中有下列鮮活的對話：

「——好，我問你，那個教官姓什麼？」

「姓秦，秦始皇的秦。」

「芋仔還是蕃薯？」

「什麼？」許宏義仰起頭反問父親。

「外省仔還是臺灣人？」

「外省仔。」

「老芋仔嗎？」

「看樣子大約五十多歲。」這次許宏義懂了。

原來父子兩代之間已有語言的代溝，兒子最初不懂父親使用「芋仔蕃薯」的意思，經過父親解釋，他終於弄懂了。